

NU REN JIN MU SHUI HUO TU

● 尚邵华著



红麒麟

丛书

女人

金木水火土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馆

1247.5
1841

4

女人金木水火土

尚邵华
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

红麒麟丛书

● 尚邵华 著

女人

金木水火土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女人金木水火土/尚邵华著. —北京:中国工人出版社,1997. 5
(红麒麟丛书)

ISBN 7-5008-1905-6

I. 女… II. 尚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N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07442 号

出版发行:	中国工人出版社 (北京鼓楼外大街)
印 刷:	北京兴泉印刷厂
经 销:	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版 次:	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:	850×1168 毫米 1/32
字 数:	250 千字
印 张:	13.5
印 数:	1~3060 册
定 价:	17.80 元

内容介绍

一座情境万种而又充满梦呓的古老城市。

一片如歌如诉而又沉浮莫测的灵魂家园。

一壁呼之欲出而又令人慨叹的女性浮雕。

女主人公的特殊职业，使之深入一群群登门谈心咨询者的精神最深处和命运的极地，甚至绝境。有的人追求生命的纯粹，竟走不出自身的虚弱。有的人向往爱情的圣洁，却欲情错乱，不能自拔于苦痛的深渊。天赋非凡者，为何竭尽生命的精华，爱上大自己 30 岁的男人？纯真善良者，何以为爱一个无耻的小男人百劫不悔？惧怕平庸者，为自己编织了怎样荒诞、奇特而俗不可耐的爱情经历，且自恋其中……形形色色，曲曲折折，或几度毁灭，或一再升华，或徒剩形骸，或大彻大悟，无不令人心动与回思。

该作语言精炼，富于质感、象形与律动，时庄时谐，颇富天然的生动形态和丰富隽永的原生美，读来不忍释卷，迫人惊心与长思不已。

自 序

我当编辑,当记者,当主编,这些年就这么过。

遇上过许多女人,身边发生过许多故事,形形色色。我后来有空时就信手写一些,感到很愉快,有时还会有恍然大悟的感受。

大千世界,生动、喧嚣而又隐隐有序,人人都有各自的命运各自的生活,谁也代替不了谁,谁也改变不了谁,每个人都顽固地带有生命的本色。

我写这本书,就想写出我眼中的女人的故事,我眼中女人的金木水火土。

——尚绍华

亲爱的读者：

你深入过至清至浊而又难以索解的生命境界吗？

你领略过极真极幻而又气象万千的爱情风光吗？

这里，灵动于全篇的爱情生态、命运生态、精神生态如镂如画，可感可触而又呼之不出，让人一览女性心灵的孤独、美丽、苦涩、焦虑、清高、浑浊、富有、苍凉而无余。这里，生命还原为天然的生动形态，一任风鸣雨啸、电闪雷落，不改本色。这里，爱情是圣洁的精神向往，是不可企及而又伏满谜底的极地，是盲目的风暴，是精神最深处的呼唤、歆歆、呻吟和绝唱。你将聆听到主人公们如雨的倾诉，为灵魂的涅槃动魄，为爱情质量是一种生命质量长思，为作者精确纤致的生命与艺术感受力神折。去寻找其中的光、影、声、色吧，朋友，里面遍布真谛和参悟。

—— 编者

金篇

平
常
日
子

1

我不知她怎么就进来了。

别的女的，或少数男人们可不这么干。我是说，上我这儿，一般不这么干。

我没法打量她或招呼她，我得穿上鞋。新买的高跟鞋磨脚，不一般的疼。我一进办公室先把鞋一甩，甩到哪儿不管。今天劲儿大了点，在桌子底下。

我从容不迫地穿上鞋，问：“找我？”

“找你。”

“什么事儿？”

“个人的事儿。”

差不多都这么说。她们来这儿是个人的事儿，我听她们说个人的事儿，并帮着管她们个人的事儿，算干公家的事儿。

不过，来者脸上挺镇定，不像其他女人，一脸旧社会。

我站起来，给她倒了杯水。那杯水在她面前不死不活地冒着热气，水不开。门口烧水的老头恐怕是一边烧一边加凉水，像他往酒精里兑水似的，她把水杯往边上推了推，像那热水会挡了她的话。

我掏出笔记本，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儿。

“我叫陈小虹，你听说过吧？”她语气里很有信心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前几天，没听说过？”她反而惊讶我的孤陋寡闻。

“真没听说。请原谅。”这女人也怪，你当你是江青呐？！我上哪儿听说你。

“前几天，我把东边的 22 号大楼给砸了。”

“就你？”我看看她多少有点纤细的身材。

“是我。砸那个大楼当然做不到，我只把门上一扇大玻璃门，就是茶色玻璃那一种给砸了。人家就说我把 22 号大楼给砸了，我也没否认。”

人，真不可貌相。她还真行。就不知她神经是否正常。来我这儿的人百分之三十以上有点“神经”。她们不打人不骂人，就是有那么点走神。

“那大玻璃门碍着你什么了？”

“没碍着我什么，它挺好看。北京多，我们那个城市还少见呢，不过出出气！人一生气就想砸点什么。你看电影里那些人，愤怒了就砸、就摔，起码是花瓶、杯子什么的。”

“你没伤着自己吧？”

她感激地看我一眼，“没有。当时真响。”

我给自己也倒了杯水，“那么，现在，你还需要我们帮助你做些什么？”

“其实我还是不知该怎么办。我办什么事儿都没主意。”

还没主意呢！显赫的22号楼大门都透气儿了，“那你说说，什么事儿还没主意？”

她说她叫陈小虹，我说这回听说了。

她说她丈夫的妹妹三年前带了一个大学生到她家，托她找大夫做手术。那大学生膀胱里长了个计划外的玩意儿，或是结石或是瘤。大学生对她别提多诚恳，她对大学生别提多同情，两人便相爱了。大学生膀胱里的零碎儿清出后，她竟把大学生收留在家里，左手照顾自己孩子，右手照顾大学生，忙得千辛万苦。瞒着丈夫与大学生爱得惊天动地。她丈夫是好人，好人往往不可爱。大学生毕业分到北京，她与丈夫离了婚。可不再尿床的大学生进京立刻和别人好上了。她白离了婚，大学生又坚决不肯和她结婚。

“他这不是骗我吗？”

“怎么能证明他骗了你？”

陈小虹掏出一个大本子，硬壳。掀开，像剪贴的报纸一样，一页页上满是方块、长条的小纸片，上面写着“我爱你，永不移。1993年3月30日”、“海枯石烂，爱心不变。1993年6月

088162

20日”、“小虹，我将一生献给你。1993年10月1日”、“我和你一定结婚。1994年2月5日”。我没细数，光“我和你一定结婚”字样的小纸片足有二十几张。有横写，有竖写的，签着不同日期。

挺逗！这大学生怎么爱给女人写条幅啊！这点把戏让我觉着这男人好没意思。

陈小虹认真地、不厌其烦地翻给我看：“看，这条儿，出院那天写的。这个是他来北京后寄给我的。您说，这不是证据？您说，他当初爱我，还是骗我？”

抬起眼睛看我时，她眼角显出细微的皱纹，我心一动。

“你比他大吧？那个大学生。”

“大六岁。燕妮还比马克思大四岁呢！”

她一脸认真，一副决不含糊的样子。看起来三十多岁了，居然会为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弄得这么奋不顾身。

“我找了他们领导，他们公司的领导不管，说这是个人私事。他们公司在第八层上，我走到第一层门口，越想越气，抄起把木凳就朝大玻璃门砸去。我是让他们觉悟，不管是不对的。你说我下一步怎么办？你是‘女友’信箱主持人，一定最有正义感，最有办法。”

“正义感我有的是。”我当然得说我不缺正义感，尽管现在没正义感的人挺多，“但我办法有限。”

我告诉她，你现在找了公司领导，也砸了大玻璃门，影响

造得够劲儿，足够大学生消化一阵子。他若跟你就跟你，若不肯结婚一点没辙。人家领导也没法管，的确是个人私事儿。领导光管这个不成居委会了？现在搞改革，当官的都太忙，哪儿有功夫琢磨你这事儿！

“那我……”

“我说你回你那个城市去，去看看你母亲，去亲亲你孩子。”

“就这些？”她垂下眼皮。

“就这些。”我发觉她眼皮在跳，从我这边看是左眼，她自己觉着是右眼的那边在跳。左眼跳财，右眼跳祸。

她站起身向外走，到门口，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眼神古怪。她穿的是件雪青色滑雪衫，那颜色不知怎么勾我想起那只陷在我记忆深处的水缸，心头不觉阴阴的不自在。

她该不会去杀人吧？

2

利利运动装商店成为现代时装店。

柜台里柜台外皆新潮男女，一见他们我就想起霹雳舞。霹雳舞，名儿真绝了。我一回没见识过，听说有个家伙倒牛仔裤、

倒云烟、开饭馆都没发财，后改学跳霹雳舞，红倒四方，成万元户又号称舞蹈艺术家。

这话就扯远了。妮儿说，思想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，别去控制它，瞎想想，可避免脑动脉硬化。买鞋时，她一边让售货员拿，一边跟我东拉西扯，我后来思路特活，试鞋时都不知是脚小鞋大，还是鞋小脚大。买回家穿上才看清，鞋是白的，脚面上一群小眼儿，两侧有两小块蓝色，上面印着洋字码“Pacino”，中国话叫“柏仙奴”，66元人民币。

妮儿说，这鞋多帅，透着那么帅！

我说，66元多帅，透着这么帅！

妮儿说，怎么着，舍不得？你算算，60多块能买啥？两只烧鸡！

我说，是啊，我一只脚踩着一只烧鸡！

她喜洋洋地：“穿吧，如今兴穿旅游鞋、运动鞋。洋人都不大穿高跟鞋了。人家第一讲舒服、轻快，第二才是别的。大春儿走时，我就给他买两双旅游鞋。”

妮儿是我密友。大号芮青，我和朋友们都叫她妮儿。她是我朋友中最洒脱、最快活的一个。我一直不明白她怎么看上江行。江行话不多，是那种没命学习的品种，老像陈景润似的。我一见江行，妮儿就说：“你看我们江行，从小就忠厚。”江行一般不吱声，似乎很满意这评价。有一回，他慢悠悠地张口了，冲着妮儿：“你干脆说我从小就傻得了。”后来，妮儿不夸他忠厚

了，改叫他大春儿，她自己不当喜儿，但叫江行大春儿，说他注定了以后闹世界革命，不定从哪儿打到哪儿。妮儿的预感往往很邪性，我有时甚至怀疑她是否有点什么巫术，她十说九中。大春儿果然要修成正果，很快去美国读博士学位。

天知道大春儿到时候穿不穿“柏仙奴”，我反正被呼悠着登上了。

到杂志社，同事们都说我又见年轻，上回我买了件大红夹克衫，她们也这么说来着。我一听就知道，自己可大大见老。能不老吗？哪一个走进来和我谈，都让我难受。每和一个来访者谈完，我就觉得脑门上像长了一圈年轮。

见我办公室的门总吱呀吱呀启动，里出外进的人不重样儿，而我这么个人会人五人六地支嘴支招，妮儿有一回深有感触地说：“既没钱，又没爱情，简直是非人的生活！”

我没听清指的是谁。

3

有人敲门。

我说：“请进。”

又敲，像没长耳朵。

我喊：“进来！”

还敲，不是残协派来的，就是寻宝的，可能这门内有夹层，夹层里有文物。

我打算开门瞻仰一下，刚到门口，门猛地开了，探进一个头：“哈呀，有人哪！”

“对，有人。”我往旁一闪，让他进来。

这回换了男人，三十多岁，着西装。头发向上、向四下蓬松，带卷儿，不知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。胸前挂着领带。

“编辑同志你好你好你好你好。”

一口气挺长，是不是搞推销的走错门了？我狐疑地盯着他手提的米色经理包。

“找我？”

“找你。”

“什么事儿？”

“个人的事儿。”

真找我，暗号对上了。

我请他坐，又给他倒了多半杯水。杯子上基本不冒热气，烧水老头也许根本没点火。

“说吧，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老婆让人强奸了，你们管不管？”

“从头说。这么一句，怎么管？”